



夕陽西下

賴信治

恨今朝相逢已太遲，今朝又別離，水流幽岩，花落如雨，無限惜別意，白石爲憑，明月爲證，我心早相許，今後天涯願常相憶，愛心永不移。

一魂斷藍橋一

(一)
夕陽，由樹梢慢慢地滾落在地平線上，瑰麗的晚霞，滿佈天空，初秋的台北，依然殘留着仲夏的氣息，從姨媽家裡出來我迎着習習晚風、腳踏單車，雖覺過身悶熱，但一想到待會兒就可看到我心愛的南丁格爾，身心疲累頓拋九霄雲外，不覺已到北門，過鐵路，直抵省立醫院。到台北以後，我來過這裡好幾次，老馬識途，我很快地找到護士宿舍。當我正在爲剛才她給我打電話的不尋常語氣而感到納罕時，她

已經從會客室的沙發椅上站起來！

「萍，有什麼事嗎？」我迎了上去。

「沒什麼，不過我不想重考了，雖然護士的工作很辛苦，但我已習慣了這救人的高尚職業，再說我也快畢業了，因此，想把以前向您借的書還您！」

「真的不重考？那好極了，將來我們都是一家人囉！」我含意深遠的說。

「我才不稀罕醫生呢！」沒想到她會突然澆我冷水，「當醫生的都是鐵石心腸、獨裁者，只知命令人家，我將來決不嫁給醫生！」

料不到她會指着和尚罵禿驢，我不甘示弱：「萍，別侮辱人好不？妳知道我一直喜歡着妳！」

「時候不早了，你該回去了，明天早上有課嗎？」她忽然又變得溫柔體貼。

我沉默的點點頭。

「怎麼搞的，今天晚上真怪！」我心裡說。看看沒法再談下去，我起身告辭。

「再見，懷仁……」她欲言又止雙眸深望，燈光下的萍，有着朦朧的美。這是我一直最欣賞的。

(二)

回到姨媽家裡，打開一看，這……不是我三年來給她的信嗎？一陣眩暈，我的視覺模糊了，眼角溼潤，滴滴淚珠潸然而下，沒想到我倆的分手竟如此迅速，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大的打擊，迷濛中似乎她那美麗的倩影又浮現眼前。

(三)

提起來，這是三年以來的事了，那時候，我在台中某中上高三，畢業班的功課重得使我透不過氣，聯考的日子也一天天逼近了，逢到下午沒課，同學們都騎着單車，順着自由路，下坡直放省立台中圖書館。我的天，閱覽室裡座無虛席，考試

的季節來臨了，年年此時，萬千青年學子都在埋頭苦讀，此情此景，使我警惕。靠邊的位置，有幾位老先生正專心一意地查閱線裝書，好不容易，我才找到一個空位，拿起代數書，細心地演算，室內一片寂靜，只有筆尖發出沙沙的聲音，和電扇呼呼的聲音，這個氣氛，真是嚴肅莊重啊！突然，有金屬落地的聲音，向我腳邊滾來，我彎下身揀起，是一支鋼筆，環顧左右，一雙水汪汪的眼神來自對座的一位少女，似乎是一種反射運動，我不經考慮地就遞給她。「謝謝您，」銀鈴般的聲音。我不知所措的點點頭。「你是要考大學罷？」爲掩飾我的窘態，我納納的說。

「喂！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是看到你唸生物課本」我信口應着。

「我看你也是吧，怪不得如此用功」她美麗的眼神，透露着熱忱的光輝。彼此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。

這天晚上，我的日記裡，有着美麗的詞句，那是因爲那美麗的背影啓發我的靈感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又去圖書館，客滿！我儘力搜索着空位，其實更重要的目標是昨天那位唸生物的女學生。真教我失望，找遍整個閱覽室，我竟沒有發現那美麗的目標，汗流浹背，我快快地垂頭走出，「喂！你不是要來唸書嗎？」我的精神一振：「喔！怎麼剛剛沒看到你？」「裡面太熱了，我在外面涼台背英文，那邊角落裡我多佔了一個位子給妳好了。」真是大方而又熱情。我連忙稱謝不止。

夏日午後的雷雨，又驟然而至，室內頓成漆黑，她着急地說：「糟糕，晚上我還要到文會補習班去補習，可是下了這麼久雨還不停！」「我可以送妳回去，我今天帶了傘。」「好的，我家就在中正路和自由路交叉的地方，距離這裡不遠。」我們共撐一把傘，雨勢兇猛，風又強勁，當我們跑到對過的走廊時衣服都半溼了。」對不起，害妳溼透了！」我帶着歉意的說，「你還不是，謝謝你，再見！」我突然記起到現在還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，趕急問她「我能不能請問妳的芳名？」「林萍，你呢，」「我叫石懷仁。」

就這樣我在緊張的日子裡，找到了甜蜜，我們碰面的日子逐漸頻繁，我們在一塊兒溫習功課，互相砥礪，爲前程而努力，友誼也日漸加深了，她也曾邀我到她家去，一起研究功課，欣賞古典音樂，她鋼琴彈得很不錯，一曲「少女的祈禱」繞樑三日。

(四)

八月底聯考放榜，我們都僥倖錄取了，那個暑假，真是多姿多姿，使我永遠回憶。

記得在一個滿月的晚上，我們並肩坐在省議會

那綠草如茵的草坪上，陣陣夜來香的香味隨着晚風飄來，月光傾瀉在平穩如鏡的水池中，充滿了醉人的美，藍白色的燈光，優雅的音樂，清風徐來，花木輕曳，在這美好的夜色中，我真不知身已何寄，夢囂般叫了一聲：「萍！」

她也像是睡熟了，從鼻孔裡發出一聲：「嗯！」……。

(五)

開學了，我們不得不離開台中，各奔前程，南北遙隔，雖不時魚雁往來，但仍覺得意猶未盡，誠如唐詩所云：「孤燈不明思欲絕，卷帷望月空長嘆，美人如花隔雲端，上有青冥之高天。……長相思，摧心肝。」

又是一年過去了。暑假裡我因志趣不合，準備重考為免得我分心，她參加暑期護士實習。

聯考考場，人頭攢動，我已是重披征衣的老將，一切顯得很輕鬆，萍帶着水果麵包替我打氣加油，使我平添不少力量。考完那一天晚上，她請我到她家吃飯，拗不過她的好意，我終於答應了。她母親是一位慈祥的婦人，晚餐很豐盛，向來不喝酒的我，也破例地喝了兩大杯葡萄酒，酒味醇芳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放榜的次日，她一早就來找我，她說：「我今天見報，第一個要找的就是你。」我聽了心裡感到真是幸福。——有實現我多年夙願——當一個醫生，而且又能到台北和萍在一起，怎不高興？

(六)

快樂的暑假過去了，母親陪我北上報到。距上課還有幾天的時間，萍自告奮勇地作了我的嚮導，我們遊遍近郊所有的名勝。

(七)

昨夜我心碎了，輾轉反側終難入夢，眼看三時來苦心培育的愛苗，就這樣突然地凋謝了。我掩在被窩裡放聲大哭，淚水浸溼了整個枕頭。在東方出現了魚肚色的時候，我才帶着破碎的心靈遺憾的入睡了。

(八)

篤篤篤……一陣輕輕的敲門聲，把我從睡夢裡驚醒，打開房門，姨媽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「懷仁，你的情書又來了。」着說，就把一封厚厚的限時信遞了過來。一看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跡，我的心就嘭嘭地跳個不停。

「噢！你的眼睛怎麼那麼紅，別太用功了，身子，身體要緊。」語氣中包含着無限的憐惜，透顯着陣陣母愛的溫馨。

以苦笑送走了姨媽，我心急地撕開了那潔白的信封，萍那娟秀的字跡又在我眼臉跳動。

「……近來，常覺不適，前天我請醫院裡的大夫給我檢查了一下，我很久以來的恐懼被證實了，我得了T·B·，當時，我曾為這突來的打擊，悲痛到了極點，我的美夢破碎了，醫生勸我到鄉下去休養一段時間，我已接受了這個建議，而且今天清晨就要離開台北，我不忍心以我這重病的身體來拖累你的幸福，經過這許多天來的再三熟慮，我終於下定了決心，忍痛的離開你，此後，天涯海角，各處一方，請你多多保重，潛心學業，火車的時刻快到了，不多寫了，再見，懷仁，永遠祝福你。」

讀到這裡，我再也無法抑制悲痛的情緒，倒在凌亂的床鋪上，放聲大哭。

